

陸文龍



東北書局印行

登 場 人 物

陸文龍 (武小生)

陸 登 (鬚 生)

陸登妻 (青衣)

王 佐 (鬚 生)

乳 娘 (前半本爲青衣，後半本改爲老旦)

韓 建 (小 丑)

岳 飛 (鬚 生)

岳 雲 (武小生)

狄 雷 (二 淨)

羅 慶 (二 淨)

嚴成芳 (武 生)

金兀朮 (二 淨)

哈迷蚩 (小 丑)

金將甲 (二 淨)

金將乙 (小 丑)

百姓甲 (老 生)

百姓乙 (鬚生)

尉家軍八人 (四龍套，四上把)

陸登軍四人 (四龍套)

金卒四人 (四下把)

旗牌軍三人

前本

首場

(四金兵，二金將，金兀朮亂傢俱刮施風上，坐高帳)

金兀朮：(詩)鐵騎十萬任縱橫，日月無光殺氣騰，

踏破長城無人擋，要把中華一掃平。

(白)孤，完顏兀朮。奉了我朝狼主將令，領兵前來吞滅中華，打到潞安州，連攻不下，前日拿住一個下書之人，乃是潞安州的官兒差人往兩狼關求救，是孤將計就計，寫下假信一封，誘他開城，必然成功。巴特魯！(衆將卒應聲)起兵攻城！(衆將卒應聲)起兵下！

第二場

(四龍套，一旗牌上站門，披頭子大出場陸登上)

陸登：(引)赤膽忠心，抗金兵，捨死忘生。(坐前場)

(詩)死守孤城抗金兵，寶刀如雪意氣雄，

男兒報國平生志，半壁河山一手擎。

(白)本帥，潞安節度使陸登。只因番邦造反，金兀朮帶兵攻打中原，來在我這潞安州，將城

池團團圍定，本帥因爲衆寡不敵，想起兩狼鬪韓元帥與我有八拜之交，因此修書一封，差人前去搬兵求救，如今一月有餘，還不見救兵到來，不知何故？連日金兵日夜攻打，十分危急，衆將官，（衆應）好好防守城池，要謹慎了。

（唱二行）那金兵來勢太凶猛，不分晝夜把城攻；

三軍兒郎要謹慎，防守城池莫當輕；

人不解甲馬不歇，堅守城門等救兵；

軍馬連夜來操演，那一個違令不容情。

後台兀兀聲：唳！叫那陸登快快開城交戰，如若不然，殺進城去，給你個鷄犬不留。

（戰鼓聲，城下喧鬧聲）

軍乙：（白）帥，番賊太得猖狂，何不和他開城決一死戰？

陸登：（白）噯，你等不要魯莽，此乃番賊攻城不破，故而叫罵，我若開城交戰，正中番賊的誘兵

之計了。

（百姓甲乙端酒飯衣服上唱二行）

百甲：陸元帥真乃忠良將，

百乙：堅守城池抗金邦，

百甲：準備棉衣和酒飯，

百乙：慰勞將士理應當。

百姓甲乙：（白）百姓參見元帥。

陸登：(白)原來諸位父老，夜靜更深，到此何事？

百甲：(白)我等備有酒飯，前來送與衆位將士充饑。

陸登：(白)多謝列位美意，本帥感激不盡。

百乙：(白)小小敬意，元帥何必客氣。

百甲：(白)請問元帥，潞安州被困多日，內無糧草，外無救兵，這可如何是好？

陸登：(白)列位不必着急，本帥已差人去兩狼關韓元帥那裏搬兵求救，救兵一到，潞安州即可解

圍。

百甲：(白)話雖如此說，可是一月有餘，還不見救兵到來。城裏人心惶惶，

陸登：(白)韓元帥見了我的書信，一定發兵相救，列位儘管安心等候。

(唱二行)衆百姓休得要心慌不定，且等那救兵到一戰成功。

兵士：(後台喊)報！(攔五種上)啓秉元帥，拿住一名奸細。

陸登：(白)綁上來！(兵士應聲下)

(綁哈迷蚩上跪下)

陸登：(白)誰！你是那裏奸細？照實說來。

迷蚩：(白)小人非是奸細，乃是韓元帥派來下書之人。

陸登：(白)可有書信？

迷蚩：(白)倒有書信。

陸登：(白)拿來待我一觀。

(唱二行) 上寫拜上多拜上，來信撥兵已知詳，

本月十五發人馬，開城夾攻滅番邦，

看罷書信心暗想：(繞板想介) 一陣陣腥臊爲那樁？

(白) 唔唔！原是韓元帥書信到來，言說本月十三發來大兵，要本帥開城夾攻賊人。但只是這封書信，有一股腥臊之氣，莫不是其中有詐。啊噫！我想只有那番邦之人，少吃五穀，多吃牛羊，才有這股腥臊之氣，待我問過來人。(攔五捶落座) 那一下書人，我來問你，你是新進帥府，還是久在帥府？

迷蚩：(白) 小人乃是久在帥府。

陸登：(白) 既是久在帥府，我來問你，你家元帥有幾位公子？

迷蚩：(白) 有兩位公子。

陸登：(白) 有幾位小姐。

迷蚩：(白) 唔……唔……

陸登：(白) 唔……

迷蚩：(白) 只有……一位……

陸登：(白) 什麼？

迷蚩：(白) 只有……也是兩位……

陸登：(白) 呀噫！好你大膽奸細，竟敢冒充下書人來騙本帥，左右與我推出去砍砍砍了！

(五捶子二士兵推迷蚩出)

迷蚩：（仰天白）哦！我哈迷蚩不料死在此地。

陸登：（笑）哈……哈……（白）押回來！（攔五樺押迷蚩回跪下）原來你就是番營軍師哈迷蚩，果然不出本帥所料，你還有什麼話講？

迷蚩（白）：已經被你們拿住，說就說了吧，我本是大金國軍師哈迷蚩，你們差去兩隻闕下書之人被我國拿住，因此假造書信一封，騙你開城出戰，不料被元帥看破，求元帥開恩吧！（叩頭）

陸登：（白）好一個大膽哈迷蚩，你這些鬼計，如何騙得過本帥，本當將你斬首，只是砍你這顆狗頭也無用。來呀！將他鼻子割下，趕出城去！

（衆兵士應聲，推迷蚩出，三翻腰，稽兒，割哈迷蚩鼻）

迷蚩：（哀求）留下一個鼻眼，好喘氣吧！（急逃下）

百甲：（白）元帥，看來救兵是不能來了，韓元帥不但未曾發兵，而且連知道都不知道麼！

百乙：（白）救兵不到，如何是好？

百甲：（白）聽說那番賊殺人放火，奸淫擄掠，十分野蠻，如果賊兵殺進城來，如何是好？

陸登：（唱二行）救兵不到無生望，軍民個個齊驚惶，

我把大義對他講，叫聲爾等聽端詳。

（白）衆百姓，衆位軍士，常言道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如今中國有難，我陸登要奮闖到底，死而無怨。有道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潞安百姓都是中國人民，黃帝子孫，就該軍民合作，抵抗金兵。事到如今，驚慌也是無用，只有下定決心，抵抗到底，你們來看。

（唱夾板）幾千里好河山被敵佔領，

又殺人又放火到處逞凶，
 有多少忠良將沙場喪命，
 有多少老和少無處逃生，
 這是咱中國人血海仇恨，
 報國仇豈能够怕死貪生，
 常言道覆巢下無有完卵，
 亡了國咱大家都活不成，
 衆軍民你們要牙關咬緊，
 軍與民攜手共抗金兵。（流板）

百甲：聽此言我好像大夢初醒，

軍乙：爲國家爲民族何必貪生，

百乙：潞安州衆百姓誓作後盾，

軍民合唱：爲國家爭一個獨立生存。（截板）

陸登：（白）好！只要軍民齊心，那怕金兀朮的百萬雄兵。按馬！（衆應聲，披頭子齊下）

第三場

（二 龍套站門，韓建單揮馬鐙上）

韓建：（對）奉軍令把守城關，爲的是發財墮官。

(白)某，韓建。在陸元帥帳下爲將，只因潞安州被金兵圍困一月有餘，眼看不能支持，是某久欲歸順金邦，只因無有機會，今奉元帥之令，把守東門，軍士們，小心了，若有可疑之人，拿來見我。(衆應聲)

兵士：(上)報！城下拿住可疑之人。

韓建：(白)帶上來！(兵士應聲下)

(二兵士押哈迷蚩上，哈迷蚩鼻上貼膏藥)

迷蚩：(對)一計不成又一計，必有魚兒肯上釣。

韓建：(白)嗟，你是何人，爲何私人軍營重地，從實講來。

迷蚩：(白)我有機密大事，報與將軍得知。

韓建：(白)有何機密？快快講來。

迷蚩：(白)耳目甚衆。

韓建：(白)兩旁都是心腹之人。

迷蚩：(白)既然如此，我乃番營軍師哈迷蚩。想潞安州被困多日，眼看就要打破，將軍你何不棄暗投明，歸順金朝，我家狼主決不虧負於你。這裏有我家狼主的書信，請將軍三思。

韓建：(看信介，白)果然是金邦狼主書信。來！快快與軍師打坐。(哈坐)不知軍師駕到，有失遠

迎，當面贖罪。

迷蚩：(白)歸順之事，將軍心意如何？

韓建：(白)我久有此心，怎奈無有引見之人，今蒙軍師前來，正中下懷。但有一事，不好張口。

迷蠻：（白）將軍莫非是問酬勞的話麼？

韓建：（白）軍師真乃明見之人。

迷蠻：（白）我家狼主言道，事成之後，贈送將軍黃金千兩，封將軍爲潞安州節度使之職。

韓建：（白）既然如此，明日天光破曉，開城迎接狼主便了。

迷蠻：（白）那我就告辭了。

建（白）恕不遠送。（哈下）

（對）正是：且圖眼前享富貴，那怕後世罵名垂。

（披頭子同下）

第四場

（四龍套，陸登·雁子排上）

陸登：（唱流水）臨難不屈忠良將，砥抗金兵保家鄉。

將身且坐中軍帳，帳外喧嘩爲那樁？

旗牌：報（上白）大事不好了！

陸登：（白）何事驚慌？

旗牌（白）：韓建投降金邦，大開城門，迎接金兵進城來了！

陸登（白）：好賊！

（唱流水）聽說韓建降金邦，賣國求榮喪天良，

人來帶過丈八槍（上馬提槍）
我要與韓建排戰場。（亂傢俱攔五捶齊下）

第五場

韓建帶四下把，陸登帶四龍套，亂傢俱對頭）

陸登：（白）慢慢慢着！好你韓建，國家未曾錯待於你，你爲何生心造反，開城放進金兵？

韓建：（白）陸元帥！陸登！想這潞安州被困一月有餘，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眼看你我這個吃飯的傢伙也保不住了，是我歸順金邦，元帥若跟我前來少不了你的封侯之位。

陸登：（白）一派胡言，想你身爲國家將官，吃的國家俸祿，如今國家有難，就該捨死忘生，抵抗金兵。像你這等貪生怕死，寧國求榮，我恨不得吃爾肉，喝爾血，休去看槍！

（全台喊殺，陸登打韓建敗下。金兵上，陸登與金將乙打，金將乙敗下，金將甲上，又敗下。金兀朮上與陸登打，陸登敗下。金兀朮收場）

第六場

（乳娘抱小孩隨陸登妻七捶子上）

陸妻：（唱二行）每日裡在堂前軍衣趕縫，

縫軍衣送將士好打金兵，

耳邊廂又聽得人喊馬叫，

想必是我元帥與賊交兵。(流板)

(亂傢俱十四種，四龍套引陸登上，下馬，陸妻摻陸登垂頭子落坐。)

陸妻：(白)老爺爲何成了這般模樣？

陸登：(白)夫人！只因韓建賊人投降，大開城門，放進金兵，是本帥前去抵擋，把本帥殺了個大敗而回。

陸妻：(白)城池既破，如何是好？

陸登：(白)夫人哪！本帥身爲潞安州節度使，與生同潞安州一同生，要死同潞安州一同死。如今城池已破，本帥定要捨上一死，抵抗金兵。但那金賊行爲野蠻，夫人乃女流之輩，使本帥放心不下。

陸妻：(白)妾身之身，不必就憂。只是文龍孩兒未滿三月，你我夫妻一死，不是絕了陸門後代嗎？

陸登：(白)國家難保，還講你什麼後代！也罷！待我將他一劍殺死，以免掛念。

乳娘：(白)慢慢慢着！你看公子未滿三月，怎忍叫他吃一刀之苦。

陸登：(白)依你之見？

乳娘(白)待乳娘帶他逃奔他鄉，將來恩養公子成人，與元帥夫人報仇雪恨！

陸登：(白)啊呀好！乳娘有這好心，你就帶他遠走高飛，將來與國家報仇雪恨。

(唱流水)乳娘快快出府門，救我陸門後代根，

擺一擺手兒把馬上，(亂傢伙流水上馬)

我要與番賊一命拚。(攔五捶下)

陸妻：（唱流水）一見老爺出府去，不由教人兩淚連，

轉面我把乳娘喚，聽我把話說心間。

（白）乳娘，想我陸門只有一子，你今帶他遠走高飛，將來長大成人，千萬不要忘了他父母遭害的情形，更不可忘了爲國家報仇，爲我夫妻雪恨。乳娘轉上受我一拜。

（唱流水）難得乳娘秉忠心，救我陸門後代根，

扯破羅裙把兒裹（小童，扯羅裙包文龍）兒啊，但願你早早長成人，一剎時又聽得人喊馬叫

（金兀朮帶四下把，韓建帶四上把亂傢俱穿場）

叫乳娘抱孩兒快出府門，

我這裏解下了絲羅寶帶，（少童，掛上吊繩）

不如我一死把城殉。（串兒，上吊死）

第七場

（十四，捶亂傢俱韓建上）

韓建：（白）陸登到來，待我射他一箭。（亂傢俱上高場搭弓箭）

陸登：（撲場，前一交，後一交，串兒陸登中箭）呀！呀！

（金兵上被陸登殺下，二金將上又被殺下，兀朮上殺陸登落馬下，兀朮收場）

第八場

陸登：（撲場上）呀！呀！（硬五捶）嘿！是我殺得精疲力怠，戰馬又倒，不免我自刎了吧！（串兒·自殺）

第九場

（十四捶金兵，兀朮，哈迷蚩上）

兀朮：（白）打進去！（亂傢俱，披頭子，兀朮，哈迷蚩落坐）兩廂搜尋！（衆應聲）

金兵：（白）有一中年夫人。

兀朮：（白）帶上來！（披頭了，乳娘被押上）嘿！你是何人？

乳娘：（白）我是陸元帥府下的乳娘。

兀朮：（白）懷中抱着何人？

乳娘：（白）這個……這是陸元帥的公子，名叫陸文龍，生下未滿三月，他父母是個忠良，你們不

要害他。

兀朮：（白）巴特魯，推出去與我砍砍了！

迷蚩：（白）慢着！太子你忘了以華制華了嗎！我大金國要吞滅中國，就不能不利用中國人哪。

兀朮：（白）依軍師之見？

迷蚩：（白）依我之見，將陸文龍收留下來，收爲義子。日後長大成人，豈不是我大金國的一個幫手

嗎！不但要收留陸文龍，還該將這潞安州所有的娃娃全都收留下來，教他們讀金國書，說金國話，幾年之後，就都有用了。

兀朮：（白）就依軍師之見。巴特魯！將他帶回營去！

（五捶子，乳娘下，韓建上）

韓建：（白）叩見狼主。

兀朮：（白）這是何人？

迷蚩：（白）這是宋朝投降的那個將官。

兀朮：（白）知道了，起來吧！

韓建：（白）請狼主開恩。

兀朮：（白）起來就得了。

韓建：（白）再請狼主開恩。

兀朮：（白）嘿！你教我開什麼恩呀？

韓建：（白）小臣獻城有功，原日許定，事成之日，賜臣黃金千兩，封臣爲潞安州節度使之職。小人

討封領賞！

兀朮：（白）呀！我看你這等人，吃的宋朝的飯，坐的宋朝的官，你不忠心報國，反而賣國求榮，

你今日反了宋朝，焉知你明天不反我金國。來呀，與我推出去砍了！（衆應聲）

（五捶子，二金兵推韓建出）

韓建：唉！這就是當漢奸的下場。（五捶子二金兵押下）

金兵：報！韓建已死。

兀朮：（白）巴特魯！兵紮潞安州，慶賀大功。

（披頭子齊下前本完。）

——前本和後本的當中，隔十六年之久。文龍已長大。——

後 本

第十場

（岳家四將抹架子上）

元慶：（報名）何元慶！

成芳：（報名）嚴成芳！

岳雲：（報名）岳雲！

狄雷：（報名）狄雷！（攔五捶）

成芳：（白）衆位請了！

衆將：（白）請了！

成芳：（白）元帥升帳，你我兩廂侍候。

衆將：（白）請！（緊拜場，三捶，攔五捶，開門鼓）

（四龍套，四把子上擺對，慢拜場岳餘大出場上）

岳飛：（引）大戰中原，還我河山。

（詩）十萬雄兵下中原，金人狗膽望風寒，

指日直搗黃龍府，恢復中華錦江山。

（白）本帥，姓岳，飛字鵬舉。金兀朮侵犯中原，至今十有餘年，佔領我國土地，殺害我國人民，本帥起兵討賊，殺得兀朮望風而逃，此去誓當直搗黃龍府，爲國復仇雪恥。衆官！（衆應聲）帶馬伺候。（小童換衣，攔五捶齊下）

第十一場

（岳家軍與金兵對頭，亂傢俱，扯流水）

岳飛：（白）好你兀朮，久敗之將，敢來臨陣！

兀朮：（白）休得大言。殺！（全台喊殺！）

（岳軍與金兵打八股蛋）

第十二場

——打武場面——

杆子堂，上把子與下把子對打。

金將甲上殺，把子下，嚴成芳上殺金將甲敗下。

金將乙上殺嚴成芳敗下。岳雲上殺金將乙敗下。

金兀朮上與岳雲戰，岳家四將皆上，大戰金兀朮，兀朮敗下。

岳家四將清場下。

把子打手拳，流毛。

兀朮前逃，岳飛後追，對打，兀朮敗下，金將甲上，被岳飛殺死，岳飛亦下。金將乙逃上，岳雲追上對打，金將乙死，岳雲清場下。

第十三場

(亂傢俱金兵，兀朮狼狽上，哈迷蚩扶兀朮落坐)

兀朮：(白) 哇呀呀！好殺也！好戰也！岳飛武藝高強，殺得孤家大敗，單說這……如何是好？孩子們，你們那個敢去抵擋一陣？那個敢去抵擋一陣？(無人答應) 唔！……

迷蚩：(白) 我想起一人，一定能大敗岳蠻子。

兀朮：(白) 他是何人，快快講來。

迷蚩：(白) 狼主你忘了？十六年前我們大破潞安州，收下陸文龍，狼主認爲義子，如今陸文龍長成一十六歲，他年紀雖小，可有萬夫不擋之勇，何不叫他上陣？

兀朮：(白) 你若不說，我錮忘了。快快叫來。

迷蚩：(白) 宣小千歲進帳！

文龍：（帽子頭上，對）學會翻山倒海藝，百萬軍中第一名。

（白）陸文龍。父王有命，進帳打探。參見父王。

兀朮：（白）我兒少禮坐了。

文龍：（白）兒謝坐。宣兒進帳，那路有差？

兀朮：（白）岳蠻子領兵前來，令我兒前去抵擋一陣，我兒可敢前去？

文龍：（白）兒我情愿前去！

兀朮：（白）如此多加小心。

文龍：父王哪！（唱二行）孩兒生來性剛強，千軍萬馬我敢擋，敢稱天下無敵對，誰人不怕綠沉鎗。
那怕南朝長將廣，好似猛虎對羣羊。兩軍陣前去交戰，生擒岳飛獻父王。

（轉流水）衆將官與我把衣換，（小章，換衣）

我要與岳飛排戰場。（攔五捶下）

兀朮：掩門。

（披頭子齊下）

第十四場

（岳家軍與陸文龍對頭）

岳飛：（白）馬上小將，通上名來。

文龍：（白）大金國殿下陸文龍。

岳飛：（白）聽……莫非是我朝陸登之子，你父母死在敵人之手，爲何你倒幫助仇人？

文龍：（白）呸！老匹夫滿口胡道！休走看槍！

（全喊『殺』！岳飛與文龍戰，岳飛敗下）

第十五場

——八大錘大戰陸文龍武場——

岳雲手執雙錘，與文龍戰，嚴成芳手執雙錘上，狄雷、何元慶亦各執雙錘上，八錘圍戰陸文龍。文龍雙槍挑二將落馬，四將皆敗下。文龍收場。

第十六場

（四龍套上站門，哈迷蚩上，金兀朮冒子頭上）

兀朮：（對）我兒出了營，不見鞦韆回程。

（四下把上灣門，文龍上）

文龍：（白）參見父王。

兀朮：（白）少禮站過一旁，我兒出營大戰，勝敗如何？

文龍（白）兒我出得營去，槍挑宋朝兩員大將，岳飛被兒殺敗逃走。

兀朮：呀好！我兒打了勝戰，後帳設宴，慶賀大功。

（披頭子齊下）

第十七場

（二旗牌手執燈籠引王佐上）

王佐：譙樓上起了更玉兔東升，

爲國家抗金賊晝夜奔忙，

但願的早日把金賊掃蕩，

恢復我錦江山國泰民康。

（坐白）下官，王佐。在岳元帥帳下，擔任一名後營文職，今日聽得戰鼓連天，不知勝敗如何？教我好不掛心也。

（二岳軍持燈引岳飛唱上）

岳飛：（唱二行）耳聽譙樓打二更，親自巡查到各營，

小校帶路往前進，（繞板）

21 王佐：（白）迎接元帥。

岳飛：（接唱）又只見賢弟禮相迎。

王佐：（白）元帥到來，請到帳內寬坐。請！

岳飛：（白）請！

（披頭子王佐，岳飛皆落坐）

王佐：（白）請問元帥，今日爲何親自巡營。

岳飛：（白）賢弟不知，只因今日陣前大敗一陣，恐怕今日晚上，番賊前來劫殺營盤，故而親自

巡營。

王佐：（白）噫！（驚狀）想元帥出兵以來，百戰百勝，今日莫非中了金兀朮的鬼計了嗎？

岳飛：（白）那金賊是敗兵之將，還有什麼鬼計。只因今日陣前大戰，殺得金兀朮大敗而逃，是本帥正在追趕之際，忽然閃出一員小將，救去兀朮，殺得愚兄我大敗而回。

王佐：（白）那裏小賊，這樣的利害，但不知他是何等之人？

岳飛：（白）此小將原本十六年前，我朝潞安州節度使陸登之子，後被金兵擄去認爲螟蛉義子。

陸文龍。

王佐：（白）噢！他既是陸節度之子，父仇不報，爲什麼反而幫助仇人？

岳飛：（白）哎！賢弟，他現年才一十六歲，未滿三月卽被金兵擄去，欺騙了他一十六年，他焉能

知曉？

王佐：（白）這可也就難怪了！（低頭思索）

岳飛：（白）賢弟。你看本帥出兵討賊，眼看恢復河山，誰知中途被一娃娃擋住，大兵不能前行。陸文龍認賊作父，幫助仇人，真乃可嘆哪！

王佐：（白）元帥，我想那陸文龍年幼無知被賊欺騙，倘若有人給他說明，他豈肯認賊作父？下官情願去到金邦詐降，願說陸文龍反正歸順，不知元帥意下如何？

岳飛：（白）慢着！想那金兀朮老奸巨猾，你這憑空詐降，他怎肯相信於你，畫虎不成，反而使金賊恥笑，詐降之事，還需慢慢商量。

（唱二行）畫虎不成反類犬；豈不被番賊笑一場。

王佐：（白）送元帥。

岳飛：（白）免！（下）

王佐：（白）想我王佐從軍以來，並無尺寸功勞，今日若去到番邦詐降，願說陸文龍反正歸順，豈不是對國家民族，一件大大的貢獻！但只是那金兀朮老奸巨猾，我這憑空詐降，他又怎肯相信於我，唉！無有好計，也是枉然。

（唱二行）我怎能定巧計將賊欺騙，

進金營願說那陸家兒男，

前又思後又想無有主意，

還不如上公案觀看書篇。

（三捶進帳後，從書架拿書，在燈下觀看）

想那漢武帝時候，蘇武、衛律二人出使匈奴，一個貪生怕死投降匈奴，一個飲雪吞毡寧死不降，這才是忠奸各別了。

（唱二行）漢朝裏有衛律心緒不端，

怎能比那蘇武愛國兒男，
渴飲雪饑吞毡寧死不屈，
博得個美名兒萬古流傳。

(白) 這段看完，待我再看東周列國的故事。(取列國觀看) 要離斷臂刺慶忌，要離斷臂刺慶忌。啊，想那要離一心爲國，斷去自己臂膀一條，行刺慶忌，這正是大丈夫所爲，我王佐今日何不學他一學，也斷去臂膀一條，去到番邦詐降，想金兀朮定會相信於我。如今國家被敵人佔領，多少同胞被難而死，多少將士爲國犧牲，我王佐斷去一條臂膀嗎，又有什麼捨不得！我便是這番主意！

(唱流水) 有多少同胞們被難而死，

有多少將士們血染塵埃，

我王佐爲國家捨身斷臂，(小章扯帶入幔)(持劍脫衣出慢接唱)

爲國家斷一臂理所應該。(一劍斷左臂下，倒地唱返魂二行)……我渾渾沉沉一夢中，耳縫忽聽有人聲，強打精神我睜開眼，(垂頭子，三串兒爬起跌倒三次，唱流水)罷了！再與旗牌把話明。

(白) 旗牌。

旗牌：(白) 在！

王佐：(白) 看文房四寶伺候，(三眼腔寫信狀) 這是書信一封，命你送到岳元帥前，你要緊守祕

密，快去！

旗牌：（白）運命！（下）

王佐：正是：（對）斷臂定下苦肉計，

龍潭虎穴走一程。（手持血臂下）

第十八場

（四金兵引哈迷蚩，金兀朮，陸文龍拜場上坐）

兀朮：（念）將門出虎子，陣前立大功。（白）岳蠻子被我兒殺敗一陣，今日高掛免戰牌，不敢出

戰，看來岳飛必被孤家所擒，哈……

金兵：報！營門外面，拿住一個可疑之人。

兀朮：（白）帶上來！（衆喊聲）

（二金兵高舉利刀，押王佐手持血臂亂傢俱上，王佐三翻腰瞭望帳內，帳內衆金兵喊：「嘿！」王佐垂頭子，串兒進帳跪下）

王佐：（白）叩見大王。

兀朮：（白）嘿！那裏來的？

王佐：（白）宋營來的。

兀朮：（白）你是何人？

王佐：（白）我叫王佐。

兀朮：(白) 來此何幹？

王佐：(白) 前來投降大王。

兀朮：(白) 嘿！(串兒) 巴特魯！(衆應聲) 拉出去砍了！

(衆金兵應聲，皆舉刀槍向王佐撲來)

文龍：(白) 慢着，父王息怒，聽他講說什麼！

王佐：(手舉血臂，大聲喊) 大王息怒，慢慢動刑，聽我道道道來呀！(串兒) 嗯！(五種子)

文龍：(白) 投降之人不要害怕，慢慢的講來。

王佐：(跪直厲聲白) 我本宋營之中，一名小小文職，是我早有投降大王之意，只奈無有機會。岳飛昨日被殿下殺敗，軍心動搖，是我勸說岳飛投降大王，我本一片好意，誰料岳飛冲冲大怒，將我重打三十不算……

文龍：(白) 怎麼樣？

王佐：(白) 大王哪！又將我左臂一條——就是這麼一刀——(用手示刀砍臂意，串兒) 砍砍砍斷了。大王不信，請看哪！攔五種，王佐扯下遮傷處的白裙，露出血膀，兀朮狂笑)

文龍：(白) 父王，這投降之人，十分可憐，看來無有虛假，依兒之見，收留下來吧！

兀朮：(白) 就依我兒之見。真乃苦人兒，苦人兒。

王佐：(白) 謝過大王，小人今後就叫個苦人兒吧。

迷蚩：(白) 狼主，依我之見，此人倒有一用。

兀朮：(白) 他有何用？

迷蚩：（白）賜他金牌一面，讓他每日遊逛四營，講說岳蠻子的狠心毒腸，可鼓勵我軍士氣，二來讓那些中國人看看，也有好處。

兀朮：（白）軍師真乃妙計。苦人兒，賜你金牌一面，令你每日遊逛四營，講說你斷臂經過，違令斬首。

王佐：（白）謝過大王。（接過金牌，忽然臂痛倒地）

兀朮：（白）巴特魯！扶下苦人兒。歇馬三天。

（三眼腔，披頭子齊下）

第十九場

（乳娘小籬上）

乳娘：（對）恩養忠良後，何日報冤仇。

（白）老身周氏，當初在陸元帥府下當乳娘，那年金兵大破潞安，元帥夫人鄧盡忠而死。老身本想帶領公子逃奔他鄉，將來恩養公子成人，與元帥夫人報仇雪恨。不料被番賊拿住，兀朮將公子收爲螟蛉義子。如今一十六年，本當對他講說，一來公子年幼無知，怕反而弄出事來，二來公子一人難以成事，不知此仇何日才報啦！（哭）

（唱平板）思想起當年事我好傷慘，

在番邦等機會一十六年。

（夾板）陸元帥爲國家他把忠盡，

又可憐陸夫人命喪黃泉，

這如今陸公子長成好漢，

但願得早一日大報仇冤。(繞板)

王佐：(右手拿金牌上唱二行)定巧計騙過了兀朮賊首，見了那陸文龍細說根由。(截板)

(白)在下王佐。是我定下苦肉之計，斷去一條左臂，來在番邦詐降，金兀朮信以為真，將我收留下來，賜我金牌一面，教我遊逛四營。今日有此機會，不彀到文龍帳下走走。

乳娘：(白)你何人，來此窺探？

王佐：(白)老太太不要高聲，我是那斷臂的苦人兒。

乳娘：(白)適才聽得殿下言講，南朝有一王將軍投降我國，莫非就是你嗎？

王佐：(白)正是在下。聽老太太之言，不像金邦人氏呀？

乳娘：(白)老身是山西潞安州人氏。

王佐：(白)巧得很，我也是山西潞安州人氏。

乳娘：(白)如此說來，我們是同鄉了。

王佐：(白)來來來，見上一禮。(二人互相施禮)

乳娘：(白)請到裏面。請！

王佐：(白)請！(同進門)

乳娘：(白)請坐。

王佐：(白)有坐。請問老太太，因何流落到此？

乳娘：(白)老身周氏，當初在陸元帥府下當乳娘，那年金兵大破潞安，元帥夫人都盡忠而死，留下公子，生下未滿三月，被擄進營中，故而流落到此。(落淚)

王佐：(點頭微笑)聞聽人說，那陸元帥乃是大大的忠良，可惜全家被難，但不知陸公子現在何處。

乳娘：(白)就在此地。前日兩軍陣前，槍挑宋朝兩員大將的那就是陸公子。

王佐：(白)啊！原來如此。老太太為何不將前事說明，教他知道親生父母啊？

乳娘：(白)啊！這懶嗎？……(想介)

王佐：(白)老太太撫養忠良之後，理當有始有終，不要叫那陸元帥在天之靈恨你呀。

乳娘：(白)我和將軍既是同鄉，說也無妨，老身本想對他講說，只怕公子年幼無知，反而弄出事來。二來公子一人孤掌難鳴，不能成事。

王佐：(白)老太太，你可知我王佐到此何事？

乳娘：(白)一概不知，

王佐：(白)老太太。

(唱二行)斷臂詐降爲公子，捨死忘生到番營；

順說公子把仇報，殺敵反正立大功。(截板)

乳娘：(白)如此說來，你是斷臂詐……(王佐急止乳娘口，兩人起，出開外四周視看，又回來落坐)你說詐降。我都有些不信。

王佐：(白)你若不信，我願對天盟誓。

(跪)我王佐若是欺騙於你，死無葬身之地。

乳娘：(白) 真乃大宋忠良，請起。

出佐：(唱二行) 詐降之事休要講，番賊知曉罪難當。

但等文龍歸營帳，用言語打動他心腸；

我把他父母冤仇細細講，

還需要老太太多多幫忙。(流板)

(乳娘下，王佐站在一旁)

文龍：(上唱二行) 邁步我把後帳進，又只見苦人兒面前迎，

王佐：(白) 苦人兒參見小千歲。

文龍：(白) 苦人兒從何處來？

王佐：(白) 適才在哈軍師帳下講說評書，回來路過此地，特來小千歲身旁問安。

文龍：(白) 什麼？你會說評書。

王佐：(白) 略通一二。

文龍：(白) 如此你給我也說上一段。

王佐：(白) 侍候小千歲。

文龍：(白) 慢着！有請乳娘。

乳娘：(上對) 忽聽公子喚，上前問一番。

(白) 公子何事。

文龍：(白) 苦人兒，這是我家乳娘，見過我家乳娘。

王佐：（白）苦人兒參見老太太。（施禮）

乳娘：（白）罷了！喚老身前來，爲了何事？

文龍：（白）苦人兒會說評書，讓他說一段咱們同聽。

乳娘：（白）啊！苦人兒，我家公子愛聽評書，你要給我公子好好的講。

文龍：（白）是呀！你要給我好好的講。

王佐：（白）苦人兒遵命。

乳娘：（白）既然說書，就該賜他個座位才是。

文龍：（白）好好好！苦人兒就這裏坐。

●（王佐坐桌旁，文龍、乳娘同落坐）

王佐：（白）請問小千歲，你是愛聽文的？還是愛聽武的？

文龍：（白）自然是武的好。

王佐：（白）愛聽忠的？還是愛聽好的？

文龍：（白）少爺我喜的是忠臣，恨的是奸臣，自然是忠的好。

王佐：（拍桌一聲，咳嗽一聲）

文龍：（白）這是什麼緣故？

王佐：（白）這是說書的規矩。

文龍：（白）什麼說書還有規矩，好好好！你給我往下說。

王佐：（說書）一不講東西兩漢，二不講五代殘唐，話說大宋仁宗在位，朝中有一家大臣，名叫楊彥

景，……

文龍：（白）這場彥景是個忠臣還是個奸臣？

王佐：（說書）這場彥景呀？他是個大大的忠臣。

文龍：（白）既然是忠臣，你往下講來。

王佐：（說書）楊元帥領兵北伐番邦，殺得番邦落花流水，大敗而逃，那時番邦又勾通宋朝另一家大臣，名叫王欽若……

文龍：（白）王欽若是個忠臣，還是個奸臣？

王佐：（白）王欽若嗎？是個大大的奸臣。

文龍：（白）既是奸臣，不講他也吧！

王佐：（白）嚙！沒有奸臣就顯不出忠臣來，這才叫不見高山，難顯平地，忠的奸的都要講。

文龍：（白）好好好，你與我講來。

王佐：（說書）那時番邦勾通王欽若，謀害楊元帥，那日王欽若上的殿去，奏了一本，言說北國有一寶馬，日行千里見日，夜走八百不明。是他保舉楊元帥去到北國盜馬，楊元帥回得帳來，愁眉不展，悶悶不樂，是他帳下有一虎將，此人名叫孟良，能講番邦六國的語言；是他去到番邦盜馬，不到一月可就將馬兒盜回來了。

文龍：（白）果然是一員能將。

王佐：（說書）那馬雖然盜回，可是他七日七夜不吃草料，眼望北國，大叫三聲，他就死死死了。

文龍：（白）那是什麼緣故？

王佐：（白）無非思念家鄉而已。

乳娘：（哭）唉！那馬還有思鄉之意，何況人哪！（哭）

王佐：（白）老太太，你說如今的人嗎？如今的人，可就不如那馬了。

（唱二行）那馬還有思鄉意，如今的人兒不如他；

祖國同胞他不想，倒把仇人當自家。

文龍：（白）苦人兒，不要說閒話了；再往下講。

王佐：（白）完了！

文龍：（白）不好！不好！太短！太短！再說一個長的。

王佐：（白）小千歲愛聽？

文龍：（白）愛聽。

王佐：（白）既然小千歲愛聽，我這裏有一幅圖畫，將他掛將起來，我與你慢慢的按圖而講。（懷中

取圖遞與文龍，）

文龍：（白）好！掛將起來！苦人兒，這上面有很多兵將，是我國人馬，還是南朝兵將？

王佐：（白）南朝人馬也有，我國人馬也有。

文龍：（白）苦人兒，這上邊有一員大將，拔劍自刎，他是何人？

王佐：（白）你說的是他嗎？

文龍：（白）正是。

王佐：（白）那是當年潞安州節度使姓陸名登，只因爲那年潞安州被金兵團圍圍住，陸元帥死守孤城

，寧死不降，最後城也被破。陸元帥奮勇抵抗，精疲力盡，拔劍自刎，他是爲國盡忠而死了。

乳娘：（哭）苦啊！

文龍：（白）乳娘爲何痛哭？

乳娘：（白）老身聽他死得甚苦，故而落淚。

文龍：（白）這才是看閒書落淚，替古人就憂；這與咱們有什麼相干？

乳娘：（白）是呀！這與咱們有什麼相干？

文龍：（白）苦人兒，這上邊有一婦人懸樑自盡，她又是何人？

王佐：（白）你問的是她嗎？

文龍：（白）正是。

王佐：（白）那是陸登之妻，見她丈夫拔劍自刎，她也就懸樑自盡。那也是爲國盡忠而死。

文龍：（哭）苦啊！

王佐：（白）小千歲你也爲何看閒書落淚，替古人就憂起來了？

文龍：（白）是呀！這與我有什麼相干？

王佐：（白）這與你嗎？……唔，沒有什麼相干沒有什麼相干。

文龍：（白）苦人兒，這上邊有一員大將，好像我父王模樣，他是什麼人？

王佐：（白）那是我國的狼主。

文龍：（白）苦人兒，這上邊有一婦人，懷中抱一小娃娃，他又是什麼人？

王佐：（白）你問的是他嗎？（指畫上的陸文龍）

文龍：（白）正是。

王佐：（白）那是陸登之子，當年潞安州失守，此子未滿三月，故而抱在乳娘懷內。

文龍：（白）此子還在嗎？

王佐：（白）還在！

文龍：（白）他有多大年紀？

王佐：（白）現在一十六歲。

文龍：（白）他可有本領？

王佐：（白）你問他的本領嗎？他有萬夫不擋之勇。

文龍：（白）既有本領，爲何不替他父母報仇。

王佐：（白）說也奇怪，他不但替他父母報仇，而且認賊作父，幫助仇人，殘殺起他自己祖國的同胞來了。

文龍：（白）這樣說來，他不但對不起他的父母，而且也對不起他的國家……

王佐：（白）着呀！他不但對不起他的父母，而且對不起他的國家。對不起他的國家是爲不忠，對不起他的父母，是爲不孝，他真是一個不忠不孝，大大的漢奸！

文龍：（白）他叫什麼名字？

王佐：（白）他嗎……（乳娘擺手）他叫陸……

文龍：（追問）陸什麼？

王佐：（白）他叫陸文龍！

文龍：吓，老匹夫竟敢戲耍小王，休走看劍。

（串兒·乳娘忙攔住）

乳娘：（白）公子慢着！王將軍講的句句是實，畫上的乳娘就是我，小公子就是你，老身恩養公子一十六年，爲的是給元帥夫人報仇雪恨。王將軍斷臂詐降，爲的是勸你醒悟。你莫要錯怪了好

人。

文龍：（白）乳娘此話是實？

乳娘：（白）公子不信，這是你親身之母的羅裙；公子請看。（串兒，給文龍羅裙）

文龍：啊呀！（垂頭子，暈倒在地，唱返魂二行）聽一言氣的我心中好痛，殺父母的冤仇定要報清。

乳娘：（白）公子醒來！

文龍：（接板唱流水）我強打精神睜開眼；（哭一二三）那是我的父！我的母！罷了！（流水）金兀

兀他把我欺騙了一十六年，我這裏拔寶劍大帳來進，（乳娘攔住）

乳娘：（白）公子那裏去！

文龍：（接唱流水）殺番賊替父母大報仇冤。（串兒截）

王佐：（白）公子，慢慢慢着！此事不要魯莽，需要慢慢定計而行。

文龍：（白）王將軍有何妙計？

王佐：（白）待我修得小書一封，綁在箭上，射進宋營，與岳元帥約定，裏應外合，那愁番賊不滅？！

文龍：（白）請！

王佐：請！（對）三人定巧計；

文龍：（對）拔劍斬仇人！

（頭子，古東門，文龍乳娘下）

王佐：（得意的微笑，忽然臂痛，垂頭子，披頭子仰天長笑下）

第二十場

（亂傢俱岳家四上把，四將岳飛灣門上）

岳飛：（白）本帥岳飛。王佐有書到來，言說陸文龍歸順，今夜裏應外合，衆將官！殺上前去！

（衆將應聲，亂傢俱下）

第二十一場

——十四捶，亂傢俱，廳施風，四下把，引陸文龍上。四下把下，文龍搜門，攔五捶下——

第二十二場

（四龍套站門，帽子頭金兀朮上）

兀朮：（對）連日得勝戰，孤家好喜歡。

金兵：報！（亂傢俱急上）報告狼主，大事不好了！

兀朮：（白）何事驚慌？

金兵：（白）小千歲造反！

兀朮：（白）馬來！馬來！（攔五捶齊下）

第二十三場

（嚴成芳，岳雲帶四上把亂傢俱灣門上）

成芳：（白）嚴成芳。奉了元帥將令，燒殺金兀朮府下，來呀！（衆應聲）四下放火！（衆放火）

衆兵：放火已畢！

成芳：（白）殺上前去！（攔五捶齊下）

第二十四場

——金兀朮上，陸文龍追上，槍刺兀朮滾地，二番將急上救下，陸殺二番將追下。

——金兀朮狼狽逃下，四周放火，金兀朮逃下——

——岳家兵將穿場追下——

——陸文龍引四下把追上——

文龍：（白）可恨黑夜之間，不知金兀朮逃到何處，見了元帥再作道理。（攔五捶下）

尾場

(岳家全軍灣門上)

岳飛：(對)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還。

文龍：走！(亂傢俱四下把引王佐，乳娘，文龍上跪)陸文龍，身在番邦一十六歲，反正來遲，元帥面前請罪。

岳飛：(白)小將軍說得那裏話來，今日大敗兀朮，是你第一功勞。小將軍請起，後設宴，慶賀大功。

(衆應聲，尾聲圓推磨古東門齊下)

——全劇完——

陸文龍

東北店書印行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 三〇〇〇

定價